



工資、价格和利潤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工資、价格和利潤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Karl Marx
LOHN, PREIS UND PROFIT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所載譯文排印

馬克思
工資、价格和利潤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 · 插頁 5 · 字數 44,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648 定價（四）0.68元

目 录

几点說明.....	1
1. 生产和工資	2
2. 生产、工資、利潤	4
3. 工資和貨幣	13
4. 供給和需求	17
5. 工資和价格	19
6. 价值和劳动	22
7. 劳动力	30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33
9. 劳动的价值	35
10. 利潤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37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38
12. 利潤、工資和价格間的一般关系	41
13. 爭取提高工資或反对降低工資的一些最重要場合	43
14. 資本和劳动之間的斗爭及其結果	49
註釋.....	56

工資、价格和利潤¹

几点說明

公民們！

在沒有談到本題之前，請允許我先作几点說明。

目前大陸上正流行着一種真正的罷工流行病，增加工資的要求已成為普遍的要求。這個問題將要在我們的大會上提出討論^①。你們是國際協會的領導，對這個極重要的問題應當有確定的見解。因此，我認為有責任把這個問題徹底分析一下，即使這樣做會冒着使你們很不耐煩的危險。

我要先說明的第二點，是關於公民韋斯頓的。他不僅向你們說明了他分明知道是極不受工人階級歡迎的觀點，而且公開為這些觀點進行辯護，並且認為這樣做對工人階級有利。他所表現的這種道義上的勇氣，是我們每個人都應深表尊敬的。雖然我這篇報告措詞激烈，但我希望，在這報告結束後公民韋斯頓會覺到，我同意據我看來是構成他的論綱基礎的那種思想，不過我認為他的論綱就其現有的形式來講，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實踐中是危險的。

現在我就來談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①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2—583頁。——編者注

1. 生产和工資

公民韦斯頓的論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1)国民产品量是一种不变的东西,或者像数学家所說的那样,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2)实际工資总额,即依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測定的工資总额,是一个不变額,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論断显然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貨幣数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凡是对全年来說或对各年相互比較來說是正确的,对一年中的每一天平均來說也是正确的。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开不說,它也由于資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如果一旦发生了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直接引起产品量的变化,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提高最初会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如果說在工資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末,在工資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就假定国民产品量不是一个变数,而是一个常数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朋友韦斯頓所当做邏輯結論的东西也仍然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們有一个假定为8的定数,那末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潤为6,工資为2,那末工資也可以增加至6,利潤减少至2,而总数仍

然是8。因此，产品量不变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应该是**不变的**。那末，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一成不变的呢？他不过是断定如此罢了。

但是，即使是同意他的这个论断，那这个论断也应当在两方面都适用，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适用于一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的做法是愚蠢的，那末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的做法也是愚蠢的。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工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由于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的常数，所以在他看来，工资增加之后，必然接着有一个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资本家能够强使工资降低，并且资本家确实是经常企图这样做。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接着来一个反作用。因此，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对事实上已把工资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做得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做得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因此，依照公民韦斯顿自己提出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公民韦斯顿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这个结论所据以产生的那个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应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虽然不可能并且不应该提高，但在资本想要把它减少时，它就可能并且应该降低。如果资本家不愿意用肉而用马铃薯，不愿意用小麦而用燕麦来养活你们，你们也必须把他的意志看做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比英国高，那末，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

同。这种方法自然不仅会使研究經濟現象的工作異常簡化，而且也会使研究其他一切現象的工作都极其簡化了。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可以問：为什么美国資本家的願望同英国資本家的願望不一样呢？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就得超出願望的範圍。牧师可以說：上帝願意法国是一个样，而願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說明为什么有这种願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顏无耻地回答說，上帝高兴在法国抱一种願望，在英国抱另一种願望。但是，我們的朋友韦斯頓当然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合理推論的論证。

誠然，資本家是願意获取尽量多的东西的。但是，我們的任务不是要談論他的願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这种力量的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性质。

2. 生产、工資、利潤

公民韦斯頓向我們所做的报告的内容，可以装进一顆核桃壳。

他的全部推論可以归結如下：如果工人階級强迫資本家階級以貨幣工資形式付給他的是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末，資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給工人的就会是价值4先令的东西，而不是价值5先令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階級在工資增加之前用4先令所能买到的东西，現在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买了。但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为什么資本家卖价值4先令的商品时索取5先令呢？因为工資額是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資額是由价值4先令的商品来决定呢？为什么不是由价值3先令或2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来决定呢？如果工資額的界限是由一种既不依資本家的意志又不依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經濟規律来决定，那末，公民韦斯

頓就应当首先闡述這一規律，並證明這一規律。其次，他還應當證明，在每一一定的時期內，實際上所支付的工資額，總是完全符合於必要的工資額而始終沒有出入。另一方面，如果工資額的一定界限只是取決於資本家的意志或其貪欲的界限，那末，這種界限就是隨意的，沒有什麼必要性，它們可以依照資本家的意志而改變，因此也可以違反他的意志而改變。

公民韋斯頓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他的理論。他說，如果一個盆盛着一定量的湯，供給一定數量的人分食，那末，這一定量的湯決不會因為湯匙子的增大而增多起來。我覺得這個例子實在有點庸俗^①。這個例子頗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過的一個比喻。當羅馬平民起來反對羅馬貴族時，貴族阿格利巴對他們說，貴族的肚子養活着國家軀體上的平民的四肢。但是，阿格利巴沒有能夠證明，用食物填滿一個人的肚子就可以養活另一個人的四肢。公民韋斯頓則忘記了，在工人從其中取湯喝的盆里盛着國民勞動的全部產品，妨礙他們從湯盆里取出較多湯來喝的，並不是湯盆容量狹小，也不是湯盆里盛的東西少，而只是他們的湯匙子太小了。

資本家是用什麼詭計來把價值4先令的東西賣5先令的呢？就是靠抬高他所出賣的商品的價格的辦法。但是商品價格的提高或者——更廣泛些說——商品價格的變動，以及商品價格本身，是否僅僅取決於資本家的意志呢？或者相反，為了實現這個意志還需要有一定的條件呢？如果不需要這些條件，那末市場價格的漲落及其不斷的變動，就成為一個不可解答的啞謎了。

既然我們假定，無論在勞動生產力中，無論在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數量中，亦無論在用來估量產品價值的貨幣價值中，都沒有

① 雙關語：《spoon》——“匙子”、“笨漢”，《spoony》——“愚蠢的”、“庸俗的”。

——編者注

发生任何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工資水平，那末这种工資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呢？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

工人阶级，就其全体来说，把自己的收入耗費在并且不得不耗費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这完全是确实的。所以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場价格的提高。对于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来说，他们所支付的工資提高了，他们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場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不要以为这种资本家的人数很少。你们如果注意到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是由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費，——而有一个下院議員不久前甚至断言这部分产品只由七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費，——那你们就会知道，該有多么巨大的一部分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換奢侈品，該有多么大量的日用必需品要浪費在豢养僕役、馬匹、猫等等上面；我們凭經驗知道，这种浪費在日用必需品价格提高时总是要大大受到限制的。

那末，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那些资本家所处的境况究竟会怎样呢？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資而引起的利潤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他們的收入会减少，并且他們还不免要从这种业已减少的收入中支付更多的錢去买同样数量的漲了价的日用必需品。不仅如此。由于他們的收入减少，他們还不得不縮減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們彼此間对于他們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縮減。由于需求額的这样縮減，他們所出产的商品的价格就要降低。所以，这些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資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資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

用的影响。

那末，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門中的資本的这种利潤率上的差别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門中的平均利潤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資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較少的部門轉移到获利較多的部門中去，而資本和劳动的这种轉移过程，一直要繼續到一些工业部門中的供給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門中的供給量縮减到符合于縮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下来。只有經過这种变化，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才会重新趋于平衡。既然所有这种轉移的发生，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那末，当这个原因一旦消失之后，这个原因所发生的作用也就会停止，价格就要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資提高而引起的利潤率的下降，决不会局限于单个的工业部門，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按照我們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沒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沒有变化，而有所变化的是这一定量产品的形式。現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結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換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費掉；或者——实际上結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換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換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場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潤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許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說，我在上述論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資增加数都用于日用必需品这点出发，那末我就会回答說，我作的这个假定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頓的观点。如果工資增加数是花費在从前不属于工人消費范围的物品上面，那末，工人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会无需乎证明了。可是，既然他們购买力的这种提高仅仅是工資增加的結

果，那末，这种提高的限度就应当恰巧符合于资本家购买力降低的限度。因此，对商品需求的总量不会增加，而可能有所变更的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一方需求的增加会由另一方需求的减少来抵销。既然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那末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这样，我们就要从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費于一切消费品，这样，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要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費于某几种市场价格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由此而引起的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上升，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另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变动之后，又会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在前后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之外，终归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

公民韦斯顿为了推动你们的想像力，就建议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时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他高喊道，你们只要想一想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惊人上涨的情景吧。但是，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劳动与资本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想要回避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了18先

令，就是說工資忽然增加了百分之百。不過，我們現在決不是要討論英國普遍的工資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問題。我們根本用不着去談論工資提高的數量，因為在每一個具體場合下，工資提高的數量都要以一定的情況為轉移，並且要適應於這種情況。我們只是要弄清楚這樣一個問題，即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過百分之一，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總之，我把我們的朋友韋斯頓關於工資提高百分之百的幻想撇開不談，而請你們注意英國在1849年至1859年時期內確實有過的工資提高的情形。

你們都知道，1848年實行了十小時工作日法令，或者說得更正確點，十小時半工作日法令。這是我們親眼見過的極大的經濟改革之一。實行這一法令，意味著並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業中，而是在英國賴以統治世界市場的主要工業部門中突然和強制地提高工資。這是在特別不利的情況下提高工資。尤爾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曾證明說——而且我應該指出，他們所根據的理由遠勝過我們的朋友韋斯頓——這一法令是為英國工業敲喪鐘。他們證明說，這裡問題不在於簡單的工資增加，而在於工資的這種增加起因於所使用的勞動量的減少並且以這種減少為基礎。他們斷言，人們想從資本家手里奪去的第十二小時，正好是資本家賴以獲得利潤的唯一的一小時。他們危言聳聽，說這會使積累減少，價格提高，市場喪失，生產縮小，從而會引起工資降低，弄得徹底破產。他們甚至聲稱，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的最大限度法令²與這個法令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說得有理。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工作日雖然縮短了，工廠工人所領的貨幣工資卻提高了；工廠中的在業工人數目大大增加了；工廠產品的價格不斷地降低

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銷售市場空前地日益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會議上，我亲自听到紐曼先生承认說，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經濟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錯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所說的不是弗兰西斯·紐曼教授，而是威廉·紐曼先生³，他在經濟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托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⁴。如果我們的朋友韦斯頓的固定不变的观点，即关于不变的工資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資本家的意志，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論和最終完成論都是正确的話，那末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預言也将是正确的，而罗伯特·欧文却是不正确的了，欧文早在1815年便已宣布說，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⁵，并且他不惜違反一般人的成見，独自在自己开办于新拉納克的棉織工厂里真正实行了这种限制工作日的办法。

在十小时法令頒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資提高的时候，大不列顛农业工人的工資也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而有过普遍的提高。

为了使你們不致发生誤会，我要在这里預先說明几句，虽然这样做对于我的直接目的并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資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資提高到4先令，那末工資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資水平提高的观点来看工資的这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可以說是很大的，但工資的实际数额——每星期4先令——仍然是极其微小而不能糊口的一种施舍。所以不应当为工資水平提高的动听的百分比所迷惑。我們必須經常这样問：原来的工資数是多少？

其次，也不难了解，如果 10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2 先令，5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5 先令，还有 5 个工人每星期各得 11 先令，那末这 20 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 100 先令或 5 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 20%，那末就是从 5 英镑增加到了 6 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 20%，尽管实际上其中 10 个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 个工人的工资每人从 5 先令增加到 6 先令，另外 5 个工人的工资总额则从 55 先令增加到 70 先令。其中半数工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四分之一工人的状况改善得很少，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真正得到了改善。然而，如果以平均数字来说，那末这 20 个工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 20%，同时既然问题涉及到雇这些工人的全部资本以及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所以这里的情形与工资的平均提高同等地涉及到所有工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于上面所谈的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郡中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所发生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末了，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中，有许多因素，如对俄战争所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⁶ 等等，曾起过相反的作用。

在预先作了这些说明之后，现在我再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大约提高了 40% 这一事实。为了证明这点，我可以举出大量的和详细的材料，但是，就面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看已故的约翰·查·摩尔顿先生 1859 年在伦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宣读的那篇题为“用在农业中的力量”⁷ 的批判性的诚实报告，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是他从苏格兰 12 个郡和英格兰 35 个郡内大约 100 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来的。

按照我們的朋友韦斯頓的意見，特別是如果注意到工厂工人工資同时提高的情形，农产品的价格在1849—1859年間應該有惊人的提高。但实际情形又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而且1854—1856年間有好几次歉收，但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格在1838—1848年間是每一夸特約为3英鎊，而在1849—1859年間則降到每一夸特約为2英鎊10先令了。这就是說，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資提高了40%的同时，小麦的价格却降低了16%以上。在同一时期中，如果把它的末期同它的初期比較一下，即把1859年同1849年比較一下，則正式登記的貧民已从934 419人减到860 470人，即减少了73 949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并且这种减少在以后几年中又沒有了，但無論如何总是减少了。

人們可以說，由于廢除了谷物法⁸，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間从国外輸入的谷物比1838—1848年間增加了一倍以上。但結果怎样呢？如果从公民韦斯頓的观点出发，那末国外市場上突然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大大提高，因为不論这种增长的需求是发生在国外或国内，其影响都是相同的。但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在这个时期中，法国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外，經常有人抱怨谷物价格惨跌，美国人不得不屡次將他們多余的农产品焚毀，而俄国，如果相信烏尔卡尔特先生的話，則鼓励了美国的內战，因为美国人的竞争曾破坏了俄国农产品向欧洲市場的輸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頓的論证化为抽象的形式，那就是这样：需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給，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貨币价格。可是，甚至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在某些場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場价格，在另一些場合也只会使市場价格

暂时提高，接着就会是供給的增加。这种供給的增加又必然使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場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資的增加或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絲毫不能使問題有所改变。从公民韦斯頓的观点来看，这个一般的現象，也像那些在特別情况下，即在工資提高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現象一样，是难于解釋的。所以，他的論证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上絲毫也不能证明出什么东西。这种論证只是表明，公民韦斯頓弄不清那些使需求的提高会引起供給的增加，而并不一定会引起市場价格的提高的規律。

3. 工資和貨幣

在討論的第二天，我們的朋友韦斯頓已經給自己的旧論断套上了新的形式。他說：在貨幣工資普遍提高的情況下，要支付這些工資就需要有更多的現金。如果貨幣的數量是固定不變的，那又怎能用這種數量不變的貨幣去支付增加了的貨幣工資呢？以前的困難是：雖然工人的貨幣工資增加了，而工人所能得到的商品數量仍然沒有變；現在的困難是：雖然商品數量沒有變，而貨幣工資却增加了。當然，如果你們不承認公民韦斯頓原先的教條，由此而產生的困難也就消滅了。

可是我要向大家指出，這個關於貨幣的問題和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問題沒有任何關係。

在你們的國家里，支付機構比歐洲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完善得多。由於有了廣泛的和集中的銀行系統，為了周轉同樣數目的價值或進行同樣的或數量更大的交易所需要的貨幣就少得多了。例如工資的情形就是這樣：英國工廠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錢付